

中国俗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俗文学

陈平原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俗文学 / 陈平原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301-09943-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④民间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民国—文集 IV. ①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457号

书 名: 中国俗文学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 梁 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9943-8 / I · 23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975印张 287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俗文学》发刊词

陈平原

十年前，因偶然的因素，我开始接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工作。上任伊始，创办学术集刊的计划落了空，倒是学术史清理工作进展顺利，先后组织了若干学术研讨会，并合作编纂了声誉颇佳的《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其实，类似的工作，此前此后也有人做，如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王文宝撰《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燕山出版社，1997）、陈泳超著《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此所谓“英雄所见略同”，都是希望借清理学术史，获得前进的方向、思路与动力。

谁都明白，反省前人足迹，并不保证自家的表演一定精彩。明白学科发展方向，知道路该怎么走，必须伴随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方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

记得几年前，我曾谈过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现在看来，还得添上一兼及田野调查与书斋作业的“学术性”。而这，因众多训练有素的博士硕士逐渐走上教学及科研岗位，将变成现实。

一是学术眼光的培育，一是后备人才的养成，十年积聚，如今该是拉开大幕登台表演的时候了——于是，有了这既是成果展示也是无言督促的《中国俗文学》。

本学刊系中国俗文学学会主办，作为园地，向国内外学界开放。

本学刊所刊文章，可以宏论，也可以考证；可以指点江山，也可以默默耕耘；可以知识积累，也可以学术创新。

本学刊暂定年出一册，秋冬面世，厚薄随缘。

2011年4月5日于燕园

目 录

- 1 《宝卷辑本》导论 (李世瑜)
- 16 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忏法、俗讲和“变文” (车锡伦)
- 33 子弟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黄仕忠 李芳)
- 48 试论曲艺发展观 (戴洪森)
- 57 明清小说在东北少数民族说唱文学中的传播 (吴刚)
- 66 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
——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 (陈文新)
- 78 小说间的比赛
——以《三国演义》为中心 (鲁小俊)
- 89 论“三言”中人物形象符号化倾向
——以有关兄弟析产的作品为考察中心 (白岚玲)
- 103 《西游补》与《西游记》关系新探 (赵红娟)
- 115 论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
——以近十年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为中心 (汤哲声)
- 129 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 (刘祯)
- 146 语言民俗和戏曲创作 (李祥林)
- 160 “文君听琴”的文学意义
——元代才子佳人戏的恋爱模式 (黄卉)
- 172 明代戏曲评点与批评话语的转换 (朱万曙)
- 189 方成培《雷峰塔》版本研究 (明光 张弘)
- 202 杜步云与瑞鹤山房抄本《戏曲四十六种》 (郑志良)

- 226 海州童子戏的源流、形式及其他考述 (许卫全 朱秋华)
- 234 巴蛇食象:被曲解的婚姻神话 (余云华)
- 246 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
——以冯梦龙为中心 (傅承洲)
- 257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人识宝传说 (王娟)
- 271 现代民歌中蕴涵的古代文化
——对湖北房县民歌与古代典籍之间关系的考察 (陈连山)
- 286 试论民间叙事中的“伦理悬置”现象
——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为例 (陈泳超)
- 298 北大学人对我国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之贡献 (王文宝)
- 303 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 (陈平原)

《宝卷辑本》导论

李世瑜

内容提要：本文为《宝卷辑本》的《导论》，首先指出对宝卷的误解，以次论及其源流可上推至南宋时期形成的白莲教，元代白莲教曾盛传，明代又遭禁断。这些宗教也使用经卷，而不称宝卷。明成化、正德年间白莲教改称无为教，又称罗祖教，罗祖写了“罗祖五部经”，开始使用“宝卷”一词，遂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的专用名词。文中介绍了宝卷的内容和体制。各家对宝卷的产生年代颇有争议，作者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清同治以后宝卷又由宣讲白莲教（罗祖教）的教义转变为宣讲民间故事，称为宣卷，其底本仍称宝卷。流传地区为江浙诸省和甘肃、山西、河北等地。

关键词：宝卷 民间秘密宗教 宣卷

宝卷是开始于南宋，历经元、明、清等代的白莲教及其各种支派所编制和使用的经卷。由于明代之前并无刊本行世，亦不称为“宝卷”，故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入明以后才渐有刊印者。明清时代白莲教各种支派屡酿巨案，官方始注意及之，这就是见于档案记载中的所谓“邪悖经卷”、“妖书图本”。有时官方还把这类“邪经”、“妖书”予以著录或叙录，自然执笔者都是些封建卫道士，是不可能正确对待这宗宝贵的文化典籍——宝卷的。

正确对待宝卷的学者首推郑振铎先生，他从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开始就对宝卷进行过搜集和研究，遗憾的是他只把宝卷当作“佛曲”或“俗文学”，而忽视了它们在民间宗教史上的价值。全面正确认识宝卷还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事。几十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学，以至成立了专门的学会。然而就一般学术研究领域来说，它还是属于冷门。有些人还因袭郑振铎先生的看法，对于宝卷的理解仍是不全面的；有些人知道它是白莲教的经卷，但对白莲教的知识又不甚了了；甚至有些人仍然不识宝卷为何物。



白莲教是南宋时出现的民间秘密宗教。这种宗教是由民间固有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如早期道教、儒家等杂糅以外来的佛教、摩尼教等教的教义而成。因此它既是土生土长的秘密宗教，又与某些外国流传的民间秘密宗教有着许多共性。

白莲教的历史可以上推到古代的宗教性活动，如巫觋之类。它们与先秦的老庄哲学体系合流，又经过秦汉方士之流的利用发展，东汉末期出现了最早的秘密宗教天师道、太平道。它们的一支后来吸收佛教的一些成分发展为道教，另一些支派则依旧在民间秘密流传。自然，道教还会反过来影响到秘密宗教。佛教的宗派很多，其中有些是容易被群众接受的简单易行的教义和修持法则，后来也被秘密宗教吸收，如弥勒教的弥勒下生说，大乘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说，三阶教的末法时大开普渡说，以及净土宗、白莲宗的专念佛号、修持五戒、不茹荤酒即能往生净土说，等等。特别是

唐武后时传入的摩尼教，对于秘密宗教的发展关系更大。摩尼教本身就是综合火祆教、基督教、佛教和诺斯替教派的一些教义和宗教哲学思想而成，它们与我国固有的民间秘密宗教的内容有些是很接近或容易被接纳的，如创世说、十二辰说、千年王国说、二宗三际说、明王降世说和对造物主的崇拜等，所以在会昌三年（843年）摩尼教遭禁之后，一部分攀附于佛道教，大部则合于秘密宗教，最后定型为具有一套新型宗教教义和组织系统的秘密宗教，这就是白莲教。

“白莲教”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有下列一段史实。《佛祖统纪》卷54：“白莲菜者，高宗绍兴初吴郡延祥院僧茅子元依仿天台宗圆融四土图、晨朝礼忏文、偈歌四句、念佛五声，劝男女修净业，戒护生为尤谨，称为白莲导师。有以事魔论于有司者，流亡江州（今江西九江），其徒辗转相教，至今为盛。”下文还引用释宗鉴的评论：“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渗气也。今摩尼尚扇于三山（按指福州一带），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茅子元本是学天台宗的，因受了当时避繁难趋简易、避空虚务实际的学佛风气的影响，也仿照净土宗制定了那些省便的修持法则，并尊东晋时庐山东林寺创立白莲社的僧人慧远为初祖。又据记载，茅子元当时还曾在吴郡淀山湖组成一个念佛的结社名为白莲忏堂。他所创的宗教后来也就被认为是净土宗的一派，称为白莲宗。

按南宋时期查禁秘密宗教是十分严厉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结社，只要有“以事魔论于有司者”，立即就会遭到剿办。茅子元假托七百五十多年前的慧远为祖师，并借用“白莲”的名字，尽管他被诬为事魔流放江州，事实还是“白莲、白云之徒，处处有习之者”。当然《佛祖统纪》所记，未始不是志磐的张皇其词，所谓习之者也未必尽是茅子元白莲忏堂的信徒，但是由于茅子元的假托、官府の剿办和志磐的记载，“白莲”一词从而益发彰明，以至成为当时和尔后指称秘密宗教的代词。至于白莲教这个名称，大约只是在元代个别的文献中见过，如《元典章》卷33。而南宋及元代所习见的称谓则是白莲社、白莲宗、白莲堂、白莲经堂、白莲忏堂、白莲佛堂、白莲教堂、白莲教会、以及白莲都掌教堂、莲堂等字样，明清两代也只是

在官书、奏折以及某些著述中作为民间秘密宗教的代称，而各教本身则没有自称为白莲教的。

元代的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民不堪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白莲教得到很大发展。元代统治者对于白莲教的性质起初并不十分了解，一度在有力的信徒贿通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竟然下诏保护，允许其公开传教，建立佛堂，蠲免税粮，而不久又开始取缔，并且多次残酷镇压。正如记载上说的，对于秘密宗教的“法禁愈严”，“愈不可胜禁”。最后则掀起了由白莲教（明教）首先发动的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

明代从开国之初即严厉禁断白莲教，这些措施促使一些白莲教支派趋附上层社会取得合法或半合法地位，而多数支派仍旧留在民间与广大农民群众结合在一起，继续作为策动农民起义的组织力量和指导思想，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宗支派系错综复杂，由他们策动起来的农民起义仅是见于记载的即有数十起，这是白莲教历史上的一个高潮。

清代对于白莲教也是一直采取镇压政策。但与前代一样，白莲教的传播一直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可以说有清之世，无时无地不有白莲教踪迹，尤其是农民起义，包括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都无不与白莲教有关。

民国以来残留的白莲教仍有活动，有时十分猖狂，仅是以“真龙天子出现”相号召的事件，见于记载的，几十年中全国各地即发生过十余起之多。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的盛传，更形成秘密宗教史上的最后一次高潮。直迄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名目繁多的白莲教遗绪才渐趋收敛，然而并未绝迹，有的派系活动如初。

二

白莲教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一套教义不像一般宗教教义那样深奥、神秘、虚幻，而是十分浅显、具体、现实，并且很容易与农民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和要求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天灾人祸频仍，阶级斗争炽烈的时候，白莲教派各种秘密宗教的教义常会被解释为解救灾

难，推翻统治的政权而进行斗争的理论。

白莲教的教义概括起来略如下述：最初的宇宙混然一团，什么也分不出来，称作混沌，也叫鸿蒙、威音。在宇宙之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云城，也叫安养极乐国、都斗太皇宫、红罗天、无极理天，也就是天堂。那里住着一个无生无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至仁极慈的，能够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的神，称为无生老母，也叫瑶池金母、玄娘圣母、老娘、老祖，也就是上帝。她开始使混沌分出天地日月、两仪四相、五行八卦，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宇宙成了一个花花世界，而人类则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同时世界上还有一种对立的力量，就是魔鬼。魔鬼使人丢失本来灵性，生出奸歹险诈之心，成了坏人，世界因此弄得不成样子。无生老母于是又造了九十六亿好人，叫做原子，也叫原佛子、当人、皇胎儿女、皇极子、龙华子、贤良子，希望他们降到世上重新整顿这个世界。但是很使她伤心，这九十六亿原子同样受了魔鬼的迷惑，玉石不分了。无生老母在一怒之下决定派遣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三位佛祖分别到世上把原人渡回云城。她把宇宙从时间上分成若干“元会”，一元有十二会，一会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又分三期，即青阳时期、红阳时期、白阳时期，三期之后又将开始另外一元。青阳时期由燃灯佛掌教，红阳时期由释迦佛掌教，白阳时期由弥勒佛掌教。每期之末将要道劫并降，降道渡回原人，降劫收杀恶孽。开辟以来已经过去两个时期，降过两次道、两次劫，即青阳劫、红阳劫，现在已是白阳时期之末，又将降下大道和白阳劫。由于燃灯、释迦两佛办理不力，青阳时期只是道降君相，红阳时期只是道降师儒，他们只渡回四亿原人，即还剩九十二亿原人留在世上，许多恶人也没消灭，这些任务就都交给弥勒佛要他在白阳末期一次完成，这叫“最后一着”。这次渡回的九十二亿原人并不是都要回到无生老母住的云城，而是云城要降到世上，弥勒佛将要在云城降下时召一个“龙华大会”，这是九十六亿原人与无生老母团聚的大会，所以称为“归根认母”。在云城降下之前还要降下大劫，即水、火、风三灾齐降，又叫“罡风扫世”，所有恶人全部要消灭。在大劫过去，龙华大会召开之后就到了另一元，那将是一个黄金铺地的极乐世界。

这个任务很大，弥勒佛将要怎样完成呢？首先他要亲自下凡，化为人身，还要许多天上的星宿神佛一齐下凡，其中包括观音、济公、达摩、地藏、老君、吕祖、关公、太白金星、孔子、孟子、唐僧以及五百罗汉、二十八宿等，化为人身之后称为“知识”，都来帮助弥勒佛办理末后一着。化为身身的弥勒佛要开创一个教派，他就是祖师，那些知识担任传道师，到各地建立佛堂，大开普渡。他还宣称，他的道是唯一的无生老母降下的最后一次的真正大道，所有其他教派都是邪门歪道，已经加入了其他教派的，这次也都要重新加入他的道。所以他们常以“三教归一”和“平收万教”相标榜。

这些教义只是白莲教的最基本的内容，具体到某一教派某一个祖师所传，又会有很多差异。譬如对佛经懂得多些，就多讲些断除烦恼之类；对道教懂得多些，就多讲些丹药服食之类；懂些四书五经就多讲些忠恕仁爱；懂些理学就多讲些性理天命。有的还侧重三纲五常、孝悌礼义、酒色财气等伦理道德观念。总之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正因如此，所以当遇到天灾人祸、政治压迫、民族矛盾严重的时候，这些教义立刻就会与现实结合起来，容纳进新的内容，或是把原来的教义重新加以解释赋予符合当时需要的意义。这套教义大约自正德以后就逐渐完备起来，定型于万历以后，凡是万历以后刊本或抄本的宝卷，一律是阐发这套教义的，直到近代现代众多白莲教支派所编的各种形式的经卷。

三

民间秘密宗教从一开始就有经卷，但早期都是借用别家的，如太平道就是借用了《太平清领书》，天师道就借用《老子》。后来则凡是由佛教的某些宗派转为秘密宗教的，自然主要是念佛经，摩尼教转为秘密宗教的自然主要是念摩尼教经。白莲教于南宋间定型之后，随着就有了自己的经卷，元代是白莲教的发展时期，到了明初已经相当成熟，这个阶段白莲教经卷的产生当不在少数。如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23“妖人物”条曾载成化中山西崞县（今原平）王良及忻州封越利用秘密宗教起义，为官军所获，迫出其“妖书图本”榜示天下事，其中附录一个目录，共计八十八部，

这大约是白莲教最早的一批见于著录的经卷，可能由于它们都是抄本，而且当时一定是销毁了，所以大部分没有留传下来。从这些经卷的名称来看，完全可以证明他们已经在使用那一套定型了的教义。如《金镇洪阳大策》（按“洪阳”即“红阳”）、《玄娘圣母经》（按“玄娘圣母”即“无生老母”）、《镇国定世三阳历》（按“三阳”即青阳、红阳、白阳三个时期）、《弥勒颂》、《应劫经》等。

秘密宗教的经卷是抄本，这是当然的，因为它们的内容是不被封建统治阶级欢迎的，历代的政府莫不对他们采取查剿、禁毁的政策，他们不能公开布道，没有资金，书坊也不会承揽他们的印刷业务。但这种抄本经卷却应视为秘密宗教的正统，它代表了秘密宗教的原型，广大农民欢迎它，举行起义的农民把它奉为至宝，因为其中蕴藏着深刻的战斗哲学，是他们进行战斗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正是由于这样，这种宝卷很难流传和保留，目前发现的只有很少几种，也许这几种正是当年禁毁的劫余，也许是改头换面的新著。在这种宝卷里，可以看到他们会把起义当时严重的天灾人祸说成是“三期末劫”水、火、风三灾来临，把他们的领袖指为无生老母选派的她自己的代表或是弥勒佛，把起义的将领们指为诸天星宿和佛祖，把“当今皇帝”指为妖魔、邪精灵，把一般战士指为“九二原子”，把夺取政权说成是皇帝的天数已尽、新的真主当来，把革命的前景说成是“云城”将要降世，他们还会把教内的规诫当做军事纪律，还会以神的名义提出战斗口号、部署作战计划。秘密宗教成为农民革命的组织者。

成化、正德时代，白莲教的一支罗祖教攀附于朝廷的事，在秘密宗教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背叛。但是从此秘密宗教却有了印本经卷，而且许多教派竞相踵效，趋附上层编印经卷，蔚为风气，万历前后直到康熙年间是其极盛时代。当时刊印的数量很大，印制精美，较之佛、道教经卷尤有过之，至今海内外公私收藏尚有一百几十种，最早的版本是正德四年（1509年）的“罗祖五部经”。由于这五部经的经文中所引用的经卷名称多见“宝卷”字样，其第四、五两部的名称就叫某某“宝卷”，后来各教所编也就以“宝卷”命名，这一名词遂成为白莲教、罗祖教及其各支派经卷的专用称谓。

这种宝卷自然与抄本宝卷的内容不同，不能有任何违碍字句还要尽量拉上一些佛、道、儒的东西来装饰，才能兜售他们自己的教义。这从他们的宝卷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们与真正的佛经、道经几乎难以区别了。如《佛说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宝卷》《销释南无一乘弥陀授记归家宝卷》《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宝卷》等。

从道光年间开始，宝卷又以一种更简单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许多民间秘密宗教中都增添了扶乩以交通人神的信息，神佛通过乩坛向信徒垂训，记录下来，印刷出来就成了他们的经卷，名称不再叫宝卷，而叫坛训，坛训也是韵白相间的体制，各教都在编造，印刷也较方便，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传单式的劝道宣传品。

四

上述两类宝卷：原始的蕴含着丰富的战斗哲学思想、作为策动农民起义宣传品的宝卷，和白莲教一些派系攀附于上层社会之后专以布道为责任的宝卷（大部已是刊本），流传的时限大约自元代至清中叶以前，流传于北方各省，以河北省为最。这两类宝卷的内容除不同性质的白莲教教理之外，间也有袭取佛、道教经文或故事以及民间传说的，统称之为前期宝卷。

清中叶以后，同光年间宝卷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上述两类宝卷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布道内容的宝卷，对于一般非知识阶层的群众来说，接受起来还是有困难的。于是也像由佛教上师登坛说法演变为“变文”、“说经”一样，宣讲宝卷也一改讲述乏味的白莲教教理而为宣讲故事的“宣卷”，其脚本仍称宝卷。初期这种宝卷尚有些劝惩意义，后来则多以同名剧本、小说改编为宝卷。如《白蛇传宝卷》《梁山伯宝卷》《十五贯宝卷》等。这种宝卷（宣卷）已由布道劝善发展为民间说唱技艺之一了，多数已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少数尚留有宗教气息。流传地区主要为江、浙一带，北方则流行于甘肃、山西、河北等地。这种宝卷称之为后期宝卷。

以下对于前期宝卷的体制做些介绍。从它们的体制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唐、五代时俗讲中“讲唱经文”及演佛经故事的变文，中经宋代

的“说经”，杂糅以摩尼教经典，并受到而后各代鼓子词、诸宫调、散曲、戏文、杂剧等形式的影响而成。

(一) 前期宝卷的名称在题目有的也仿佛经冠以“佛说”二字，有的冠以“销释”二字，“销释”是宝卷特有的用语，性质与“佛说”相当，字义可解释为“解脱”、“消灭”，是一种吉祥语，用这样晦涩的词是增加其神圣或神秘色彩。还有的冠以其教名，如红阳教（又称混元门）的宝卷大多冠以“混元红阳”。题目之末多数称“宝卷”，也有的称“卷”、“经”、“宝经”、“宝传”、“宝忏”、“科仪”、“科”、“灯科”、“宝灯”等。

(二) 前期宝卷有不分卷本，有上下二卷本，上中下三卷本，元亨利贞四卷本。章节称“品”或“品选”、“参”、“分”、“际”。品数不等，有十多品的，有二十多品的（二十四品为多），还有三十多、四十多品的。

(三) 前期刊本宝卷大多为摺装，每摺四行，行十五字左右，空白处常加尾花点缀。其字体风格独特，楷体或方宋体，但笔画粗重，初期（明正德年间）尚接近于刊本佛经字体，万历年以后即刊印宝卷的高潮时期，更创为一种特殊浑厚的笔体，已成寸楷，加上豪华的装帧：织锦缎封面，磁青纸金字浮贴书签，有的还另加函套，从印刷技术上讲，堪称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四) 前期宝卷在卷首大都有刻工精细的木版画“三教祖师”及“诸天神圣”像或是“世尊说法图”之类。其次是三面龙牌：中间一面当中浮贴磁青纸金字印“皇帝万岁万万岁”，两边是刻印的“皇图永固，帝道遐昌”等对皇帝的赞颂之辞。复次是举香赞、开经偈等经咒，这很像佛、道教经典，也相当于变文的押座文、开题、表白。以下是正文。卷末还常有收经偈或类似“跋”之类的题记文字。

(五) 前期宝卷的正文一律是由四种文体结构起来的：白文、十言韵文、五言或七言韵文、词调（即曲牌）。每一品只有一个主题，只讲一个道理或一件事情，这四种文体的内容都是反复地讲述这个主题的，有时使人感到繁琐，这一点体现了宝卷的通俗性。

白文是用散文叙述这一品的内容，宣卷时念白即朗读，这相当于变文的说解。念时没有乐器伴奏，念到某个段落最后可能要拖一下腔，或是与

下面的十言韵文连贯起来。十言韵文的内容是把上面的白文所述变为韵文,是唱的部分,这是吸收自戏文的形式,但旋律简单,伴奏只用钟、鼓、磬、钹、铛,有时无伴奏。五言或七言韵文常接在十言韵文之后,像一般小说、戏曲里的“有诗为证……”、“正是……”,它是上文所述的总结或总评,有时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它相当变文的吟词,念时略有旋律,像戏曲里的韵白。词调又是唱的部分,相当变文的唱经,是吸收自词、曲和戏文的。内容照样是重复上文所述。这部分唱腔较丰富,伴奏除打击乐器外,还要加上管、笛、笙、唢呐。常见的曲牌有傍妆台、雁儿落、驻马听、清江引、落金锁、叨叨令、朝元歌、一剪梅、一江风、绵搭絮、沽美酒、浪淘沙、金字经、挂金锁、桂枝香、黄莺儿、皂罗袍、山坡羊、朝天子、驻云飞、红绣鞋、寄生草、画眉序、耍孩儿、刮地风、上小楼、西江月、普天乐、一封书、哭五更等。

这四种文体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每种宝卷都有自己的体例,譬如词调放在最后,则所有的品都要放在最后;放在最前,各品就都在最前。一般的主要文体是十言韵文,常是占篇幅最多的,但也有的以七言韵文为主,有的两种并用。个别的也有以白文为主的,也有不用词调的。不用词调,即不用复杂的唱腔也不用多种管乐器的宣卷,称为“禅念”。

这种宝卷的体制大约开始于明中叶即刊印宝卷的高潮时期。初期的宝卷,如正德年间刊印的“罗祖五部经”则尚不完备,特别是词调,“五部经”中还不见应用,显然是后来才加进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体例最初是被为统治阶级认可的民间宗教的刊本宝卷中所创兴和应用,既经定型之后,则也影响于仍在民间的白莲教各支派所编的宝卷(自然是抄本的)。这类宝卷虽然各种文体具备,但文字拙劣,尤其所用词调,由于它必须要求有严格的格律,故非知识分子的手笔不可,而它们所用的词调则是完全不合格律的。

五

“宝卷”这个名称起于何时,这是治宝卷学者聚讼纷纭的问题。首先